

請看《阿彌陀經疏鈔演義會本》，第三八三頁，看《演義》第二段：

我們繼續解釋心意識。「集起名心，籌量名意，了別名識」，這是法相宗所說的。八識都有集起、籌量、了別的功能，這三種功能，其中特別強的一種，我們稱它作心、稱它作意、稱它作識。集起功能最勝的是阿賴耶識，「籌量」最殊勝的是第七識。

演【又意者，即第七識。籌量者，思惟籌量，第八見分是我故也。此正取第七心王自體思量名意，亦兼取遍行五所中思也。】

大乘佛法常講「我執」，我執有兩種：一種是人我執，一種是法我執，這兩種我執都是根源於第七識。所以修行，古德告訴我們一個原則，這個原則很重要，「聽教要在消歸自性」，聽教就是聽講經，要能消歸自性，這是真正聽，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以佛法啟發我們自性的智慧光明，這叫做消歸自性。蓮池大師在這部註解裡面，每一段後頭有「稱理」，這個稱理就是消歸自性；「修行要在轉識成智」，轉識，識有八個識，轉八識成四智，這叫做修行。《了凡四訓》告訴我們改過修善的原則，最上乘的改過是從心上改，其次是從理上改，最下的是從事上改。修行講轉識成智是從心地上修，這是最上乘的修學法，就是轉識成智。

識，我們曉得它真正的意義，怎麼轉法？這就是我們當前修行人所要知道的課題。交光大師在《楞嚴經正脈疏》提倡「捨識用根」，捨識用根就是轉識成智。識，八個識在因地上轉的只有兩個，其餘六個識是果地上轉的；換句話說，真正用功就用在第六、第七。第六、第七是因地轉，因一轉，果就隨著轉，阿賴耶跟前五識自

自然就轉了。第七識思惟籌量，第六識善於分別；所以我們常說，不分別、不執著，這就轉了。不分別就轉第六意識成妙觀察智，不執著就轉末那識為平等性智。我們今天這個世間人不平等，為什麼不平等？每個人都有執著，這一執著就不平等了。如果把所有一切執著統統捨掉，就平等；一切分別捨掉，妙慧就現前了。會修行的在這上下功夫，於世出世間一切法不分別、不執著。這也是我們在講席當中常常提醒同修勉勵自己，為什麼要這樣做？今天我們在這段經文看到了，這就是轉識成智。分別、執著是虛妄的，絕對不是真實，所以佛才叫我們捨棄，如果是真實的，佛決定不會叫我們捨棄，這是假的不是真的。

一切眾生執著我，什麼是我？身是我。佛告訴我們無我，「無我」就是告訴我們身不是我，我在哪裡？身不是我，大家聽了害怕，學佛學到最後「我」沒有了，這還得了！「我」要是沒有了，誰成佛？所以成佛，我成佛，成得了佛成不了？成不了，因為你有我執，怎麼會成得了佛？不要說佛成不了，阿羅漢都成不了，因為阿羅漢我執破了。《金剛經》說，須陀洹我執就沒有了，這是值得我們深深去反省的。

「思惟籌量，第八見分是我故也，此正取第七心王自體思量名意，亦兼取遍行五所中思也。」假如你沒有讀過《百法》，沒有唯識的基礎，看這個文就不好懂。第八識跟真如本性是一體，前面七識完全是虛妄的，用現代話說就是錯覺，從錯覺裡面產生的，不是真實的。但是阿賴耶識是真的，雖然是真的，它迷了，迷了也是真的，也不是假的。唯識家講阿賴耶識是半真半假，體是真的，作用它迷了，迷了才起前面的七種識。阿賴耶識裡有三細相，三細相第一個是「無明業相」，業就是動，換句話說，心動就是迷了。唯識宗經論常說「一念不覺而有無明」，不覺就是心動了，覺性失掉了

，覺的功能失掉了，就變成不覺。業就是個動相，這是第一個相。心一動它就會起作用，起一個什麼作用？能見相。能見相就是我們今天所講的精神，就誤以為這個「能」是我自己，我能，執著從這裡開始。

所以我之體是什麼？阿賴耶的見分，見分能見、要見，要見在真如本性裡頭沒有相，什麼也沒有。沒有，偏偏要見，要見它就會現相。譬如空中什麼都沒有，你把眼睛瞪大看空中，看久了空中就會現相，怎麼會現相？眼睛疲勞了，就會現幻相。你這個見分要見，要見要求過度，阿賴耶識疲勞，就現相分，相分就是我們今天講的物質。

一切森羅萬象哪裡來的？是見分變現出來的。境是心變現的，就是物質是精神變現的，心與物質的確是同一個根源；這個根源，淺而言之是阿賴耶識，深處講是真如本性。這裡面所不相同的，一般凡夫所見的相是阿賴耶識的相分，西方極樂世界是真如本性的相分，所以那個土叫法性土，法性土裡面事事無礙。我們讀《無量壽經》，或者讀《法華》、《華嚴》，你看看這些諸佛菩薩確實理事無礙、事事無礙，為什麼？那叫法性土，那是真如本性的相分，也就是阿賴耶完全覺而不迷時候的相分。我們今天是迷而不覺，雖然現的相分，我們在這個相分裡頭不得自在，不能夠稱心如意，原因在此地。

「我」是怎麼產生的？是能見一定要見，阿賴耶裡面這才變現出相分，所以這個相分不是真的，是虛幻不實。《金剛經》上說得很好，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相分能維繫多久，就看你這個見分維繫多久，你這個見分哪天不想見它，相就沒有了。第七識恆審思量，我執不會中斷的，睡覺「我」也不會斷，甚至死了，「我」的執著還是不斷，他要是斷掉，他就不投胎了，他就不搞六道輪迴

了。就是因為我執太堅固，永遠不肯捨掉，他才會搞六道輪迴。

「正取第七心王自體思量為意」，是以末那識恆審思量這個意思為正，「亦兼取遍行五所中思也」，還兼取五遍行裡面的思心所。五十一個心所裡面的五遍行心所，五遍行這五種心理作用，八個識統統都有，所以叫遍行心所，一共有五個，這五個裡面就有思，這個思與恆審思量又特別相應，所以兼五遍行裡面的思心所。

演【意識謂意之識，即第六識也。】

「意」是末那，末那是意根。第六意識是末那的起用，起分別的作用，我們就稱它作第六識，可見六識跟七識是關係非常密切。

演【論云：言意識者，即此相續識，依諸凡夫取著轉深，計我我所，種種妄執，隨事扳緣，分別六塵，名為意識，亦名分離識，又復說名分別事識，是也。】

「論云」，唯識論裡面所說的。相宗是相當複雜的心理學，如果諸位念了相宗經論，中外那些心理學你就不會再想看了，因為太幼稚了，不值得一看。法相宗是佛法的心理學，非常的高明。法相最簡單的一部書就是梅光羲老居士所編的《相宗綱要》，編得非常好，內容完全是經論的原文把它歸納。譬如講「阿賴耶識」，各種經論講阿賴耶識統統把它抄在一起，講「末那」就把末那抄在一起。你要查法相宗經論，經論太多，不好找，他提綱挈領統統歸納在一起，查閱就很方便。

佛法，雖然宗派很多、法門很多，其中有三種是每一宗、每個法門所必須修學的。第一是「戒律」，戒律是生活規範，大乘小乘各宗各派沒有不遵守戒律的；第二是「唯識」，唯識講理論，不管大乘小乘各宗各派，理是一個，沒有第二個理論；第三是「淨土」，淨土是歸宿，不管你學哪個宗、哪個法門，最後統統歸到淨土，就是殊途同歸。由此可知，戒律、法相、淨土是佛法裡面的必修課

程，其餘的你可以選修，這三門東西是不能不修。

「意識」是指第六識。第六識，一般人誤以為是自己的真心，把第六意識當作心，第六意識最大的作用就是它會想，會打妄想。第七末那，它最大的作用是執著，固執；第六意識，分別、妄想這個功能最大。所以佛教給我們修行從這兩個識下手，它要分別，我不分別，它要執著，我不執著。不執著，天下就太平，萬法平等，一有執著就不平等。

執著裡面最堅固的執著是「我執」。有我，怎麼可能平等？我總比別人要高一點，總比別人要強一點，就產生我慢，這是傲慢的煩惱。貧賤到了極處，所謂叫花子、要飯的，貧是沒有財富，賤是沒有地位，他傲不傲慢？一樣傲慢。看到有錢的人、做大官的人走過去，他還在那裡哼一下，「有什麼了不起，不過有幾個臭銅錢而已」，他還覺得他不在人之下。諸位要知道，第七末那識是「四大煩惱常相隨」，四大煩惱裡就有我慢，有我一定就有慢。《禮記》裡面「傲不可長」，曉得傲慢是與生俱來的，不要增長就好了。儒家是希望控制我慢，不要讓它增長。佛法知道這個慢是大煩惱，貪瞋痴慢，一定要斷；如果不斷煩惱，我執是決定斷不掉的。

佛法的修學下手之處，普賢菩薩第一願「禮敬諸佛」，禮敬是修什麼？就是折伏我慢。佛法如此，世法也不例外。從前教學，《禮記》是每個人必須讀的，就像我們現在念《公民》、《修身》課本一樣。《禮記》第一句話，「曲禮曰：毋不敬」，毋不敬就是一切恭敬。「禮」的定義是什麼？自卑而尊人，自己要降下來，要尊重別人。儒家教學也是要把我慢伏住，世出世間聖人他們這個看法都相同，教學的方針也相同。這就是大乘經裡面所講的轉識成智，不過儒家不能夠轉得很徹底，只是伏住而已，佛法硬要把它轉過來。

這是末那的「相續識」，末那識的作用的延伸。「依諸凡夫取著轉深」，「取」是取相，「著」是執著。「計我我所」，「計」是計度分別，就是計劃、度量、分別，分別我、分別我所，我所有是我所有的。身外之物是我所有的，我的家庭、我的財產、我的事業、我的眷屬，這統統都有我！「我」很難斷，佛有個方便法，先把「我所」捨掉，比較容易一點。從我所，然後再把我執破掉。我們要曉得，方法有很多種，所謂八萬四千法門，「法」就是方法，「門」就是門徑。可是實實在在不容易捨，不要說是「我」難捨，就是我所也捨不得，也放不下。我與我所要是堅固執著不能放下，換句話說，六道是住定了，決定不能夠超越。

六道怎麼形成的？就是我、我所變現出來的。初果須陀洹，他把我所捨掉了，人家就證得位不退。雖然沒有超越輪迴，保證不墮三惡道，為什麼？他把我所捨掉了；我沒有捨掉，我所捨掉了，我貪、我瞋、我痴、我慢沒有了，他捨掉了。須陀洹沒有貪瞋痴慢了，所以稱為聖人。到阿羅漢果，我執就破掉了，不但「我所」沒有了，「我」也捨掉了，這就超越三界不再輪迴了。須陀洹他還輪迴，他是「天上人間七次往來」，就是七次輪迴，他就證阿羅漢果，就超越了。

我們今天是我所有的放不下，這個不得了！世間人實實在在難於放下，為什麼？事實真相不了解。譬如我們今天叫你布施，你把所有財物都布施了，你會想「明天我吃飯怎麼辦？」因為想到明天我還要吃飯，我布施我要把明天吃飯的錢留下來，我還不能捨得乾淨。我們今天所修的捨我所，只能在我所裡捨掉百分之一、二而已，能捨到百分之十、百分之二十，這很了不起。這就是為什麼修行人他這一生不能成就，拖泥帶水，不乾不淨，這種修行怎麼能成就？所以要有成就的話，真的要有膽識。膽識，「識」重要，你要有

認識，然後你才有膽量，你才痛痛快快的把它捨掉。膽識之建立，我覺得最好是讀《了凡四訓》。《了凡四訓》讀一、二遍沒用處，產生不了效果。我從前勸勉同修們，《了凡四訓》從頭到尾連續不斷，每天至少念二、三遍，你念三百遍會改變你的觀念。一、二遍，因為你的習氣太重，這印象很薄弱，產生不了效果；三百遍，甚至三千遍，腦子裡發生作用，你然後你敢捨了，為什麼敢捨？曉得「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」。我統統捨光了，明天自然有飯吃，飯從哪裡來？不曉得，你明天依然有得吃，這個很妙。可是一般人不大敢相信。

我跟諸位同修說，我當年剛剛學佛，朱鏡宙老居士送了一本《了凡四訓》給我，我看了之後很受感動，我覺得很有道理，我就開始捨了，捨還不是一下捨掉，慢慢捨掉的。章嘉大師教我修六年，我六年捨得乾乾淨淨，什麼都沒有了。那時候同事朋友都問我：你現在一文都沒有，又要辭去工作，你的生活怎麼辦？好朋友、長官、同事都替我憂慮。我離職，是免職下來的，免職是一文錢都拿不到，只發一個月的薪水給我，我很樂意接受，因為只要讓我離開職務就可以，一文我都不要。我的同事、長官那個時候大家湊一點錢，送了我兩千塊錢，我把它送到朱老居士的印經處去印經，替他們做好事。因為他們自己是不肯發心印經的，統統用他們的名字去印經，印好之後，每個人送他們一本作紀念，我一分錢都不要。我告訴這些長官、同事們，我說：假如我命裡應該餓死，你今天把台灣銀行給我，我還是會餓死；我命裡不該餓死，我什麼都不要，明天自然有飯吃。他們也聽呆了，我就有這樣的信心。所以命裡不該餓死，一直到現在都沒有餓一頓，確實是如此。所以膽識非常重要，你真正有認識，你才有這個膽量。

我在台中跟李老師求學的時候，曾經帶了兩位法師到那邊去，

第一個就是慧忍法師，現在在香港。這個人很聰明，我帶他去。他在台中住了十個月，他有錢，放高利貸，一個月有三百多塊錢的利息；民國五十年前後，那時三百多塊錢很值錢。他身體不好，常買補藥吃，我就勸他：你這些錢都吃藥吃掉，真划不來，這沒有意義，你為什麼不把這些錢捐到醫院去救濟病苦？他說：我捐了之後，我自己生病怎麼辦？我說：你捐掉就不生病了。你準備一批醫藥費，還沒有害病就預備生病，你怎能不生病？境隨心轉，你一定會生病。我如果有醫藥費，我會生病。我沒有醫藥費，所以我從來不生病。我勸他，他不能夠相信。縱然自己身體不好，有錢，把錢捐到醫院，我自己不生病了，醫藥費照樣付出去，但是自己不生病苦，這個好，這個聰明！何必拿到那一筆錢，錢留不住，還得送掉，自己還要招來病苦，這多冤枉！這些都需要智慧，要把事實真相認清楚。諸位同修要想自己不生病，你把醫藥費捐出來，世間病苦的人很多，去幫助他們，自己不生病。所以膽識，你有真正的認識，你才有膽量，你才敢真做，做得痛快淋漓，才能生智慧。

第六意識是天天在那裡攀緣，「隨事扳緣，分別六塵」，六根接觸外面的境界，誰分別？第六意識分別。這叫意識，也叫做分別事識。

演【念念逐外籌量者，念念隨逐外塵，思量籌度，曾不暫離，日夜安於迷亂，而不覺也，唯生唯死，自若於紛擾之中，無古無今，相忘於散亂之內，可懼也。】

「外塵」是外面的境界，外面境界為什麼叫做「塵」？塵是比喻，染污的意思。我們的清淨心被外面境界染污。實在講，外面境界又何嘗能染污你的清淨心？染污也是比喻，並不是真的染污，是因為你分別、因為你執著，就好像染污了。假如你在外面六塵境界，你不分別、不執著，我們常講不起心、不動念、不分別、不執著



，外境可以享受、可以受用，與自己妨不妨礙？不妨礙。這就是「理事無礙，事事無礙」。所以諸佛菩薩他們的生活跟我們實在講沒有兩樣，在形式上、事相上沒有兩樣，心理上兩樣。我們分別、執著，我們染污；他們不分別、不執著，他們不染污。在他們來講是事事無礙，在我們來講是觸事成障，處處都是障礙。你要追究這個原因，障礙從哪來的？障礙從心理上起作用，而且是虛妄的執著，並不是真正有障礙，是自己觀念上的錯誤。這個錯誤觀念製造出許許多多的障礙，有這些障礙就起煩惱，有煩惱就引起苦報，三途這是苦報。

「念念隨逐外塵」，被外面境界欺騙了，被外面境界牽著走，心隨境轉這個多苦！太苦了。佛法裡面常講著魔，魔境。魔有很多種，《八大人覺經》把魔分成四大類，其中三大類屬於本身，只有一類是外面的。「五陰魔、煩惱魔」是本身的，自己本來具有的，「死魔」就是生死，也是本身具有的，只有一個「天魔」是外面的。天魔是什麼？除了本身這三大類之外，統統叫天魔。天魔是不是真的會障礙我們？不是的。因為你裡面有這三種魔，外面它才會起作用；裡面三種沒有了，外面決定沒有天魔。諸位看《華嚴經》，善財童子五十三參沒有遇到一個天魔，為什麼沒有？因為他本身沒有五陰魔、煩惱魔、死魔，所以外頭也沒有天魔。我們自身有煩惱，所以外頭就有魔。善財童子看外面的境界，是天然的境界，是自然的境界，全都是善知識，情與無情統統是善知識，所以他是「理事無礙，事事無礙」。

由此可知，魔從哪裡生的？魔從心生，也就是魔從你錯誤的觀念、思想裡面生出來的。如果你的見解思想正而不邪、覺而不迷，決定沒有一個魔。思想見解錯誤了，跟諸位說，連阿彌陀佛、釋迦牟尼佛都是魔，為什麼？你要受他折磨，這真是的，一點都不假。

如果你一切相不分別、不執著，妖魔鬼怪都是善知識，都不是魔，你才真正明瞭境隨心轉。

所以修行修什麼？修自己的心，清淨心。雖然講的三心，覺心、正心、清淨心，一而三、三而一。這三種心是以清淨心最方便，最容易修，心清淨了，當然是正知正見，當然是覺而不迷。禪是從「覺心」下手，不太容易；教下從「正心」下手，就是正知正見，那也不是容易事情；念佛是從「清淨心」下手。

我們曉得這個事實真相，就要把它反轉過來，回轉過來，念念不要再追逐外塵，不要受外面境界動搖，自己有主張，自己做得了主宰，不會被外面境界所轉。你有這種本事，就跟佛菩薩沒有兩樣。《楞嚴經》說，「若能轉境，則同如來」，如來什麼本事？如來不被境界轉。我們會被境界轉，那就是凡夫；不被境界轉的，這就是佛菩薩。

「思量籌度，曾不暫離，日夜安於迷亂，而不覺也」，這是講凡夫，「唯生唯死」，生生死死，永遠沒完沒了，這是六道輪迴。

「自若於紛擾之中，無古無今，相忘於散亂之內，可懼也」，內是指六道輪迴。自己迷了，看看一切眾生都迷，還以為這都是正確的。我年輕的時候喜歡讀歷史，以後學佛了，《二十五史》不念了，我下了一個評語「狗打架」，古今中外歷史都是一樣，真正在造業。以前台灣每年都選「好人好事」，李老師黑板上寫「好人」，底下那個「好」圈了個圈，好人好什麼、事。再回想龐居士給我們講的，「好事不如無事」。如果每個人都不要做好事，都無事，跟諸位說，天下太平。今天台灣為什麼這麼亂？好人太多了，每個人都想做好事，你看連立法院打的那個樣子，好事。

我們今天所做的工作，對於國家、對於社會、對於世界有一定的貢獻，絕對不比他們做得少。我們這份工作多清淨，人家都不要

的，我們來做，人家都要的，統統讓你們去做，你們不做的，我們來做。那些做好事的人，叫他剃頭出家來講經，他不幹，這個好事他不做。所以要曉得什麼是好事，好事標準也很難認清楚的，沒有相當的智慧，沒有法子辨別是非善惡。是非善惡都不能辨別，等而下之，連利害都不能辨別，這是愚痴到了極處。

《鈔》云：「世人起於意識，念念逐外籌量，是邪思惟也」。蓮池大師給我們下結論，第六識、第七識所起的作用是邪思惟，不是正思惟；邪思惟就是邪知邪見，不是真正的智慧。

鈔【旋其意識，扣己而參，思之又思，思盡還源，思無所思，全身即壽即光，何論彼佛此佛。】

這就是歸到自性，轉識成智，這是教給我們如何來修學。『旋其意識』，怎麼旋法？怎麼參法？

演【旋其意識者。】

「旋」就是回頭，佛門裡常講「回頭是岸」。觀世音菩薩很會運用這個方法，你看《楞嚴經·觀世音菩薩圓通章》，他講他修行的方法。

演【謂初心人，未能遽依業識修行，只可即就意識回光返照也。故諸修行人未得定者，皆散位獨頭意識為觀體；得上定者，亦是定意識現量觀察也。】

這個事實的真相，我們不能不知道，因為這個理論是貫通所有的法門，我們念佛求生淨土也是這樣一個原理，初發心的人決定是用第六意識修行。天台大師在《法華經》開悟的，悟了以後他發明「三止三觀」這個修行方法，他這種方法與《楞嚴經》所講的非常接近。當時印度高僧到天台山參訪智者大師，聽他講修行的法門佩服得五體投地，因為《楞嚴經》沒到中國來，居然他所想的方法跟《楞嚴經》相應。雖然是相同，實際上還是有不同之處，不同在哪

裡？交光大師給我們說得很清楚，天台之三止三觀是用意識心修的，《楞嚴經》所講的奢摩他、三摩地、禪那是用自性來修的，不是用意識，這一點不同。表面上看，奢摩他是止，三摩地是觀，禪那是止觀等運，跟天台大師講的三止三觀確實是相同的，方法相同，用心不相同。《楞嚴》難，《楞嚴》要捨識用根，天台容易，天台用意識心，我們人人都可以修學。《楞嚴》的註解分成兩大派，交光是新派，主張捨識用根；長水是舊派，主張運用天台的思想，這是一般人都可以修學。

意識心要緊的就是回光返照，要知道回頭，這個回頭不向外攀緣，向內去攀緣。外攀緣是緣六塵，向內攀緣這就是緣自性。不管什麼事情，能夠回頭，這樣就好。修行人沒有得定，像我們現在沒有得定，誰做主？散位獨頭意識，是這個為主。我們今天講念佛也好，修觀想也好，讀誦經典也好，統統用的是意識心。你得到定了，得到定在念佛的人講就是念佛三昧。因為你平常用意識心逐漸能夠回頭、能夠反觀，也就是把一切外面的境界，世法、佛法我統統放下了，淨宗法門只緣一句阿彌陀佛，只思惟一部《無量壽經》，《彌陀經》也就是《無量壽經》，我們所想的、所念的就在這個範圍之內，不往外跑，逐漸會得定，心就清淨了。

最初你所得到的就是淨宗所講的「功夫成片」，功夫成片不是真正的定，但是也算是定，因為你的功夫能夠把散亂的心伏住，這樣的功夫就決定往生，所謂帶業往生，生凡聖同居土。如果功夫更深一層，見思煩惱真的斷了，不會再起作用，不起現行了，確實是斷了，那就證得事一心不亂，事一心不亂是真正的念佛三昧。功夫成片是相似的三昧，不是真正的，但是決定往生。到事一心，生到西方極樂世界是方便有餘土，不是凡聖同居土了，往生地位當然高了。這樣的功夫，實在講我們一般人很難做到。

講到功夫成片，可以說任何一個人，只要你真正努力、真正肯修，沒有一個人做不到的，這就是說這個法門是「萬修萬人去」，而且功夫成片裡面也有三輩九品。上三品功夫成片的，都預知時至，生死自在，這對於我們是很大的一個鼓舞。生死自在，我想什麼時候去就什麼時候去，想多住幾年就多住幾年，自在。這是世間任何學問、任何宗教都辦不到的，唯獨佛法裡頭可以做到，生死自在，這是真的不是假的。功夫成片中三品，雖然不能自在，可以預知時至，可以站著走、坐著走，走的時候沒有病苦；還有病苦去的，那個品位就不是很高。

過去李老師在世的時候，有一次他在中興大會堂講經，公開宣布他生死自在，那時他只有七十五歲。他可以做得，我們也可以做得，要有這個念頭才行。他做到，我們很羨慕，我們做不到，這個就沒有意思了。他能做，我們也能做，他七十五歲可以做到，我們六十五歲就應該做到了，所謂後來居上，總不能落在他後面。你只要把理論搞清楚，方法找到，你認真去修學，沒有不成就的。

佛法不是專利的，佛法是平等的，人人都可以修成，人人都可以得到，問題就是你肯不肯修？所謂「公修公得，婆修婆得」，不修就不得，這個問題全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。縱然得定，還是定中的意識做主，不是本性，真性做主一定要轉識成智。在佛法裡面，大乘圓教初住菩薩才不用心意識，心意識統統離開了。禪宗講參禪，什麼叫參？離心意識才叫做參。我們今天講研究，佛法不講研究，研究是用心意識，用第六意識，那是邪思惟不是正思惟；離開心意識，這叫正思惟，這就是正知正見。正知正見也就是《法華經》上所講的佛知佛見，這個佛不是外面的佛，自佛，自性佛，自性般若流露出來的。佛是教給我們這樣去做的，不是教給我們依靠他的知見、依靠他的想法，佛不是如此，佛是教我們開發自性的正知正

見。

演【扣己而參者，謂不逐外籌量，但向一句阿彌陀佛上著倒，念念體察，念念究審，鞫其根源也。】

這就是我們常說的，於一切境緣之中不分別、不執著、不起心、不動念，保持心地的清淨平等，這叫真正的修行。這就是回頭，回歸到自性，前面講「旋其意識」，我們要這樣的回頭。「但向一句阿彌陀佛上著倒，念念體察，念念究審，鞫其根源也」，這是講修淨土的人，因為修淨土這個法門，在所有法門裡面是最容易的，也是最穩當、最得力的一個法門。我們不向外攀緣，諸位一定要知道，你讀的經論愈少愈好，你念多了沒好處。念多了，如果不能會歸自性，那就決定增長邪見，這話是清涼大師說的，為什麼？你念得多，妄想多、執著多、分別多，麻煩在此地。

學道跟求學不一樣，中國老子都說過，「為學日益」，那是世間的學術，學得愈多愈好，「為道日損」，為道、學道裡面那個心要天天放下、天天捨掉，捨到捨無所捨的時候，你就成就了，就成功了。所以你知道的事情愈少愈好，你所讀的、所看的、所聽的是愈少愈好。今天學道的人不容易成就，就是學道的同修知道的事情太多，到處跑廟，經典到處亂看，看了一身的毛病。所以佛經可以救人，也可以害人，把你害死了，你都不曉得，冤枉！所以被釋迦牟尼佛害死了。我在當年親近李老師的時候，那時候我還沒出家，我就講這佛經會害死人。我們那些同學聽了不服氣，去問老師，老師點點頭：「不錯，佛經是能害死人」，他們聽了莫名其妙。佛經就像藥一樣，藥店那個藥都是好藥，都是治病的，你能隨便吃嗎？准吃死，這不對症！佛經是法藥，會把我們的法身慧命斷送掉，所以這個東西不能隨便看，不能隨便聽。

我拜李炳老做老師的時候，老師開三個條件，這三個條件就是

三條戒律：第一個條件，只准聽他講經，除他之外，任何人講經不准聽；第二個，看佛書、普通的書，沒有經過他同意，不准看；第三個條件更苛刻，你從前所學的，我統統不承認，一律作廢，今天你到我這個門裡來從頭學起。這個條件很厲害，老師說什麼只有聽的分，不能辯駁，說我過去在哪裡看的，跟老師講的不一樣，老師說那個我不承認，作廢了。所以連說話的機會都沒有，只有乖乖的去聽了。這三個條件以後我們才明瞭，不是李老師專利的，中國自古以來祖師大德傳學生統統是這三個條件，我們才曉得什麼叫師承。他把你所有一切的妄想、分別意見統統斷絕，讓你心地真正恢復到清淨，這才能夠接受如來甚深微妙廣大的法門。以後我曉得演培法師也受過這個教育，他當小沙彌跟諦閑老和尚，諦閑老和尚對他也是這三個條件。

現在我們佛門的同修，許多出家同修，你想想看，他怎麼能成就？這個不能成就，為什麼？經看太多了，太多的時候妄念太多，分別、執著太多，你沒有法子跟他談佛法。這個經上這麼說，那個經上那麼說，都拿來抬槓，滿肚皮的佛法，心裡頭煩惱重重，妄想分別執著比誰都多，沒有學佛的時候還少，愈學愈多，這怎麼能成就？所以佛法三大原則，覺不迷，他是迷不覺；正不邪，他是邪不正；淨不染，他是染不淨。所以他們所修學的是迷邪染，愈迷愈深，愈染愈深，這就大錯特錯！

諸位一定要知道，佛法修的是什麼？佛法求的是什麼？求的是明心見性。我們念佛人也是明心見性，念佛人第一個目標是一心不亂。一心不亂裡面，事一心不亂是定，理一心不亂是慧，就是明心見性了。理一心不亂跟禪家講明心見性是完全相同，教下講大開圓解。我們用的方法妙，就是一句阿彌陀佛，把心定下來，死心塌地依靠這一句阿彌陀佛，依靠這一本《阿彌陀經》。我們今天提倡的

《彌陀經》兩種註解，一種是《疏鈔演義》，一種是蕩益大師的《要解》。大本我們就依靠《無量壽經》，足夠了。真正能守住這個小小的圈子，你是人上之人，是上上根性。為什麼？你死心塌地了。中國從前有個禪師，他的別號叫「真歇了」，歇是休息，真歇了。如果我們能死心塌地念阿彌陀佛，我們真的歇了，沒事了，自己也沒事了，天下太平，真正歇了，清淨無為。這是入門，也就是入明心見性、入理一心不亂之門的一個祕訣，沒有這樣的功夫，沒有這樣的條件，是入不了門的。

這叫「扣己而參」，什麼都不要問，自自然然就得一心不亂，自自然然就明心見性，自自然然就與阿彌陀佛感應道交。今天時間到了。